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

假如西藏高原和印度洋中国海的深渊,永远是不可飞越的天然门户,那么,一切洋鬼子都给滚出去,让我们关上大门,维持着“光荣的孤立”罢。

但是不能。

总之,不管我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中国——中国到底是“世界的中国”了。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却又是一个什么世界呢?

近代的一大怪物——资本帝国主义——用本国和殖民地内整千整万平民的汗血和枯骨作基础,建造起一座大厦,这就称作“文明世界”。“文明世界”的外表原是光辉灿烂的,但是内面和底层,却充满了丑恶,肮脏,黑暗和崎岖不平。……

……称为现代的奇迹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并不能造成“世界乐园”,却产生了战争,掠夺,饥饿和失业。……

可是,历史到底是在不绝地演进着。……

……和这“文明世界”对峙的另一个世界,已建下了基础了。……现在他们正在赶工建造一座新的大厦——以平等自由作栋梁而不以汗血枯骨作础石的大厦。……

我们的后面是坟墓,我们的前面是整个的世界,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

——摘自《世界知识》创刊辞(1934年9月16日)

—

冠于本文篇首的上引几行题句,是从老一辈政论家胡愈之先生于半个多世纪前,为《世界知识》杂志所写的《创刊辞》中摘录出来的。这几行话,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这样一个精确的命题。确实,自鸦片战争以后,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①中国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

胡愈老这篇遗著精辟地概括了其中的奥秘:二千余年前建造的万里长城,抵挡不住近代的进攻武器;老祖宗那一套锄头犁耙,比不上最新式的电耕机和联合机,原始的手工业,抵不住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张天师的灵符,班禅喇嘛的经咒,孔老夫子的微言大义,都不能抵挡经济侵略的狂潮,挽救不了农村没落的命运……

这里所概括地描述的,正是鸦片战争以后,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中国的一幅图景。我们作为祖国的儿女,不得不为之惊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如今毕竟落后了,而举国人民则正陷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着这触目惊心的严酷现实,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使祖国摆脱这个困境,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上去呢?

胡愈老说:“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

正是这样,这提示多么明确。它启迪我们,必须获得真知灼见。我们

迫切需要了解这个世界,认真了解这个包括祖国在内的客观客观世界,从而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

我们要睁开眼睛来看世界,向世界寻求知识,寻找真理。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外国,指西方,亦即向西方国家学习,籍以改造和建设这个贫穷落后、灾祸连年、民不聊生的封建闭塞的旧中国,拯斯民于水火之中。

这是时代赋予祖国儿女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的先辈确实是这样探索着干的。

关于这,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曾如是说:“为了使国家复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②他还列举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代表人物。而近代史学老前辈范文澜先生则认为:“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③并且说,林则徐是“举起反帝斗争旗帜的第一人。”^④这些提法无疑地都是正确的。

这里还应当提到的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到西方学习,而又最早有计划地成批带领中国学生到西方留学的人,却是容闳。他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的真正开拓者。他在美国出版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被译名为《西学东渐记》。他得风气之先,为祖国开辟了一条直接向西方学习,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寻求新知,寻找真理的渠道,尽管受到挫折,其影响仍然是深远的。可以说,这是继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之后,为祖国进一步扩大视野,打开向世界了望的一个巨大的窗口。

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容闳的“西学东渐”,无疑地是个新发展,是个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毕竟为当时的条件所限,只能靠译述书报及向来华外国人了解一些西方世界的情况和科学技术,间接买到一些外国船炮及工业产品,知识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既不完整、不全面,也缺乏系统性,更谈不到人才的培养。而容闳的“西学东渐”则不然,它是直接学自西方,取自西方,其根本之图是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有计划地成批地直接从外国培养近代化的科学技术人才,吸收其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正如同他对工业化的主张,认为建

厂首先必须从购置工作母机入手一样,对中国近代化的设想,则认为必须首先从大量派遣留学生、培养人才入手。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关键所在。因此,其后倡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等,大都是归国留学生,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事了;也因此,他这些主张,一直受到清朝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反对和破坏,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从而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开眼看世界,寻求祖国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知识,此乃客观形势所使然。

毛泽东主席指出,那时先进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⑤因此,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就一直掀起了向西方,向世界,甚至向日本,寻求知识,寻找真理的热潮,向外国学习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显然同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和容闳的“西学东渐”——开创留学教育事业,密切相关。

然而向外国学习,派遣留学生,向世界寻求知识,寻找真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横在它面前的是种种困难和阻力,最显著者有二:

其一是以清王朝中的王公贵族和封建官僚为代表的顽固保守势力,他们根本仇视民主和科学,斥骂民主为“无父无君”。攻击科学为“奇技淫巧”。因而竭力反对提倡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学或新学,深怕这种新思潮、新文化——那怕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潮和文化,会冲垮其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没落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当年,同治朝,首席大学士倭仁就曾在奏折中极力反对向西方学习,反对“奉夷为师”,认为延聘外国人当教习是“上亏国体,下失民心”,强调“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视天文算学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⑥

这种昧于世界大势、违反历史潮流的愚蠢无知的狂妄论调,稍为有点常识的人看来,也会觉得是十分可笑的,但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却奉之为“金科玉律”,由此可想见其一斑。

其二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深怕先进的中国人学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思想文化,使中国变得富强独立起来,从而有碍于它们力图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附属国这个侵略目的。为了这个侵略目的,它们需要的是,对中国人进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它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拥有科学技术的近代化的发达国家。当年先任英国驻华参赞(1880—1886),后任驻华公使(1892—1895)的欧格纳(Sir Nicholas Roderick O'Connor)说过:让中国“机器进口,恐非西方国家之福”,“今若以我英国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⑦即是之故,直至今日,西方国家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依然十分重视保密,视为禁区,落后国家想从西方国家引进尖端技术,学到一点确实有用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怪不得毛泽东赞许先进的中国人,说他们向西方学习,寻求知识,寻找真理,是经过千辛万苦的。事实确是如此。

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容闳的“西学东渐”即反映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确是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的。

三

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奉命到广东禁烟之前,对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对于他与之打交道的对手——英国,是否有所认识,有所了解呢?

自然,象他这样一个博学多闻的人,对于离他年代不远的清人关于西方国家情况的著作,稍远者如康雍年间陆次云著的《八纘译史》和《译史纪余》、陈伦炯著的《海国见闻录》,近之者如乾嘉年间郁永河著的《裨海纪游》、庄廷《~~勇~~》著的《海洋外国图编》,以及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等书,他无疑都已读过。但是这些书所能提供的外国知识,毕竟极为有限。因此,他自己已深感不足。到广东后,更痛感于“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不知其来历。”^⑧其实,“不谙夷情”者,又何止“沿海文武员弁”,连整个“中国官府”也“全不知外国之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⑨林则徐的知交,当年任台湾令兼海防同知的姚莹也说:“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

海外事者”^⑩。可见当时清廷举国上下,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都是茫然无知的。

正唯其“全不知海外之事”,“不谙夷情”,“不知其来历”,对于英国殖民主义政府在鸦片贩子和政客策动下,如何阴谋破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进行战争讹诈,推行炮舰政策,策划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毫无所知,全无警觉,并无戒备的。在敌舰压境的情势下,昏聩的清廷居然还幻想着“万年和平”,采取屈辱投降的所谓“羁縻”政策,妄图笼络住敌人。象这样腐败而又愚蠢的封建王朝,安得不败?

这个昏聩的清王朝,一向虚骄自大,贪图苟安,自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⑪清廷满以为如此闭关绝市,顽固地僵持其传统的锁国政策,这样就可以关起门来做皇帝。事实上这只能是幻想。

马克思精确地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⑫

范文澜对此也有很中肯的剖析。他说:“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支持了满清政府传统的闭关政策,也养成了满清政府的顽固昏聩思想,这种政策和思想反过来又巩固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停滞性。”^⑬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能够从清廷这个闭关自守的死胡同里走出来,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用范文澜的话来说:“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保守分子的特色,就是他愿意了解外国国情”。“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一小部分地主开始有转化的倾向,林则徐正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⑭

确实,林则徐是这种转化倾向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同样有此种倾向的岂止林则徐一人?例如,林则徐的同乡好友张际亮,当年就认为,再也不能“闭关绝市”了。他在《上卢厚山宫保书》中说:“窃英吉利以鸦片耗敝我内地,天下皆知其害也。今日之势,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源,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⑮明眼人都已看出,清廷还想关

起门来当皇帝,事实上已不可能。

客观事态的发展表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国,迫切需要向海外倾销其大量产品和掠夺原料,扩展其贸易市场和殖民地。

恩格斯说:“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发展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⑩

恩格斯所说的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如上引胡愈老所指出的那样,都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国这种机械化生产的工业品的大量倾销,不能抵挡住这经济侵略的狂潮,挽救不了手工业和农村没落的命运。

这些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发展,已不能局限于其国内市场,必须开辟并扩大其海外市场,掠夺殖民地和战败国。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因此,即使不是为了破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英国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依然是要用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策动一场侵略战争的。

法国科迪埃(Cordier)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里谈到鸦片战争时说得好:“要找一个作战的藉口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却在一个所谓野蛮国家的君主努力停止一种很不道德的贸易行动上去找开战的藉口,是不太值得的。”这里所说的“很不道德的贸易”,指的就是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这是科迪埃对英国鸦片贩子的正义的谴责。

诚如马克思所说的:“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John Bull,英国的绰号)却宁愿用海盗式的藉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⑪从而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刻着“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⑫这么一个不光彩的名声。连一些正直的英国人,例如当年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布道士地尔洼(A·S·Tuesiwall),也深深感到:“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⑬认识到当年英国政府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可耻的。

四

对于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

主义新兴工业国的崛起,迫切需要开辟广大的世界市场,不惜用武力打开闭关绝市的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大门,迫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这样一个严峻的客观形势,不仅虚骄自大的清王朝及其腐败的王公贵胄官僚顽固派全然不懂,就是敢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对此认识也是很模糊的。作为其对手的英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在他奉命为钦差大臣,来到海防前线的广东之前,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即使莅任之后,经过一番锐意探索,也未必就能弄清楚;英国并非他们传统观念中的那种“蛮夷戎狄”,而是一个经过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之所以强盛于庞然大物的清帝国,无非是由于其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封建主义的落后的生产力的缘故。当年,林则徐的门生冯桂芬,激于爱国深情,不无感慨地问:“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⑭然而,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里有差距和问题,但却没有找到其根本原因所在。

尽管如此,林则徐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于颟顸无能的清廷顽固派,他们敢于冒着冲破盲目封建自大的所谓“严夷夏之大防”这个风险,居然不耻下问,向外夷——向西人探求新知,通过大量收集情报,采访“夷情”,翻译书刊,会见“夷人”,以窥察世界形势,了解对方,制订策略。从而逐渐有所了解。这是闭目塞听的清廷顽固派所不肯为、不敢为,也无能为的。

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诚非偶然。他心中是早有筹划的,已理解到问题的迫切性。不然,就不可能一到广东,立即着手组织人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直至被革职,对此始终不渝,甚至已被遣戍,濒行还念念不忘于此,把他所积累的大量资料,付托给知交魏源,使之整理辑述成为了解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的宏篇巨著,此即日后的《海国图志》。这决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人所能做到的。

魏源说: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⑮这件事连英国人也知道:“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国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这些情报,每日都先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开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帙了。”^⑯林则徐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清帝旻宁说：“自臣林则徐到粤以后，先后遣（游击马辰、县丞彭凤池）侦探夷情，查访汉奸，皆能周详缜密。”^{②③}他还把访获义律、士密等与葡澳门兵头往来的几封密信译呈旻宁御览，并在奏片中强调：“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④⑤}他临离粤，还对靖逆将军奕山进言：“宜周密探报”夷情。告诉奕山，他自己“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⑥

在林则徐看来，“了解外国国情”——“开眼看世界”，原属份内事，是正大光明的。然而，却遭到卖国贼琦善之流的反对和妒恨。琦善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但他却依靠汉奸鲍鹏以取得“外洋欢心”，终于出卖并断送了香港。

林则徐深知，作为一个被派往海口禁烟，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钦差大臣，而不了解外国国情，昧于世界大势，是可悲的。他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但自己这样做，还把自己的经验告诸同僚，把国外情报给他们看，反映出他谋国的一片忠诚。在广东，他经常把这些新闻情报译稿抄转给与他共事的广东巡抚怡良看，还与之共同分析“夷情”及事态发展动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中研究“制驭准备之方”。魏源对此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说：“驭边在先悉夷情”。又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⑦⑧}这无疑地正是从林则徐的实践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结论。

应当肯定，林则徐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而且是很富有成效的。唯其如此，他才能有效地击败英国鸦片贩子的反抗和粉碎义律的挑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收缴并销毁了将近240万斤（约2万余箱）的鸦片，从而使禁烟运动进入了高潮。

林则徐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这巨大的战果，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掌握了鸦片贩子走私贩毒及妄图破坏禁烟运动的全部情况，使他们无所遁形，不得不俯首就范。可见他的情报工作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虎门销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壮举，是人类道义上一个伟大的胜利。此举当年就已引起马克思的

注意，他说：“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⑨反观今日的西方大国，对于禁止包括鸦片、吗啡、海洛因等在内的大量毒品的走私贩运，竟然束手无策，就更加使人对这个远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禁烟壮举感到肃然起敬，而对那个为庇护鸦片走私贸易而策动的侵略战争感到可耻。

注释：

- 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恩选集》卷2，人民，1972年，页3。
- ②《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选》卷4。
- ③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 ④同③。
- ⑤《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选》卷4。
- ⑥同治6年3月21日奏折，载《洋务运动资料》第2册，页38。
- ⑦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页293。
- ⑧《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649。
- ⑨《海国图志》卷81《夷情备采三·澳门月报》。
- ⑩《东溟文后集》卷8。
- ⑪乾隆58年颁给英使马戛尔尼的敕谕。据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3，页8。
- ⑫《鸦片贸易史》，见《马恩选集》卷2，页26。
- ⑬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页4。
- ⑭同上书，页21。
- ⑮《张亨甫文集》卷3。
- ⑯《共产主义原理》，见《马恩选集》卷1，页214。
- ⑰《英中条约》。
- ⑱《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恩选集》卷2，页2。
- ⑲《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
- ⑳《校颁庐抗议·制洋器议》。
- ㉑《圣武记》卷10。
- ㉒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
- ㉓《林则徐集·奏稿》中册，页747。
- ㉔同上书，页764。
- ㉕《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见《海国图志》卷80《筹海总论四》。
- ㉖《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三》。
- ㉗《鸦片贸易史》，见《马恩选集》卷2，页28。